

第二回

丹桂岩山鸡舞镜 碧梧岭孔雀开屏

话说那些妇人俱以丝绵缠身，栖在林内，也有吃桑叶的，也有口中吐丝的。唐敖道：“请教九公，这些妇人是何种类？”多九公道：“此处近于北海，名叫呕丝之野。古人言这妇人都是蚕类。此地既无城郭，这些妇人都以桑林为居，以桑为食，又能吐丝，倒像鲛人泣珠光景。据老夫愚见，就仿鲛人之意，把他叫作蚕人。鲛人泣珠，蚕人吐丝，其义倒也相合。”林之洋道：“这些女人都生的娇娇滴滴，俺们带几个回去作妾，又会吐丝，又能生子，岂不好么？”多九公道：“你把他作妾，倘他性子发作，吐出丝来，把你身子缠住，你摆脱不开，还把性命送脱哩！你去问问那些男子，那个不是死在他们手里？”

这日到了跂踵国。有几个国人在海边取鱼，一个个身長八尺，身宽也是八尺，竟是一个方人。赤发蓬头，两只大脚有一尺厚、二尺长，行动时以脚指行走，脚跟并不着地，一步三摇，斯斯文文，竟有宁可湿衣，不可乱步光景。唐敖因这方人过于拘束，无甚可观，不曾上去。

这日到了一个大邦，远远望见一座城池，就如峻岭一般，好不巍峨。原来却是长人国。林之洋自去卖货。唐敖同多九公上去，见了几个长人，吓的飞忙走回道：“九公，吓杀小弟了！当日我见古人书中言长人身长一二十丈，以为必无之事。那知今日见的竟有七八丈高，半空中晃晃荡荡，他的脚面比我们肚腹还高，令人望着好不害怕。幸亏早早逃走，他若看见，将我们用手提起，放在面前望望，我们的身子已在数丈之外了！”

多九公道：“今日所见长人并不算长，若以极长的比较，他也只好算个脚面。老夫向在外洋，同几位老翁闲谈，各说生平所见长人。内中有位老翁道：‘当日我在海外曾见一个长人，身長千余里，腰阔百余里，好饮天酒，每日一饮五百斗。当时看了甚觉诧异，后来因见古书，才知名叫无路。’又一老翁道：‘老朽向在丁零之北，见一长人卧在地下，其高如山，顿脚成谷，横身塞川，其长万余里。’又一老翁道：‘我曾见一极长之人，若将无路比

较,那无路只好算他脚面。莫讲别的,单讲他身上这件长衫,当日做时,不但天下的布都被他买绝,连天下的裁缝也都雇完,做了数年方才做成。那时布的行情也长了,裁缝工价也贵了,人人发财。所以布店同裁缝铺至今还在那里祷告,但愿长人再做一件长衫,他们又好齐行了。彼时有一个裁缝,在那长衫底襟上偷了一块布,后来就将这布开了一个大布店,因此弃了本行,另做布行交易。你道这个长人身长若干?原来这人连头带脚,不长不短,恰恰十九万三千五百里。’众老翁都问道:‘为何算的这样详细?’老翁道:‘古人言由天至地有如此之高,此人恰恰头顶天,脚踏地,所以才知就是这个里数。他不独身子长的甚高,并且那张大嘴还爱说大话,倒是身口相应。’众老翁道:‘闻得天上罡风最硬,每每鸟飞过,都被吹的化为天丝。这位长人头既顶天,他的脸上岂不吹坏么?’老翁道:‘这人极其脸厚,所以不怕风吹。’众老翁道:‘怎晓得他的脸厚?’老翁道:‘他脸如果不厚,为何满嘴只管说大话,总不怕人耻笑呢?’旁边有位老翁道:‘老兄以为这人头顶天,脚踏地,就算极长了,那知老汉见过一个长人,较之方才所说,还长五百里。’众老翁道:‘这人比天还高,不知怎能抬起头来?’老翁道:‘他只顾大了,那知上面有天,因此只好低头混了一世。’又一老翁道:‘你们所说那些长人何足为奇?当年我见一人,睡在地下就有十九万三千五百里之高,脊背在地,肚腹顶天,这才大哩!’众老翁道:‘此人肚腹业已顶天,毕竟怎样立起?’老翁道:‘他睡在那里,两眼望着天,真是目空一切,旁若无人。如此之大,莫讲不能立起,并且翻身还不能哩!’”

说着闲话,回到船上。林之洋卖了两样货物,并替唐敖卖了许多花盆,甚觉得利。郎舅两个不免又是一番痛饮。林之洋笑道:“俺看天下事只要凑巧。素日俺同妹夫饮酒存的空坛,还有向年旧坛,俺因弃了可惜,随他擱在舱中,那知今日倒将这个出脱。前在小人国,也是无意卖了许多蚕茧。这两样都是并不值钱的,不想他们视如至宝,倒会获利。俺带的正经货物,倒不得价。人说买卖生意全要机会,若不凑巧,随你会卖,也不中用。”唐敖道:“他们买这蚕茧、酒坛,有何用处?”林之洋未曾回答,先发笑道:“若要说起,真是笑话。”正要讲这缘故,因国人又来买货,足足忙了一日,到晚方才开船。

这日到了白民国交界,迎面有一危峰,一派清光,甚觉可爱。唐敖忖

道，“如此峻岭，岂无名花？”于是请问多九公是何名山。多九公道：“此岭总名麟凤山，自东至西，约长千余里，乃西海第一大岭。内中果木极盛，鸟兽极繁。但岭东要求一禽也不可得，岭西要求一兽也不可得。”唐敖道：“这却为何？”多九公道：“此山茂林深处，向有一麟一凤，麟在东山，凤在西山。所以东面五百里，有兽无禽；西面五百里，有禽无兽，倒像各守疆界光景。因而东山名叫麒麟山，上面桂花甚多，又名丹桂岩。西山名叫凤凰山，上面梧桐甚多，又名碧梧岭。此事不知始于何时，相安已久。谁知东山旁有条小岭，名叫狻猊岭；西山旁有条小岭，名叫鹑鹑岭。狻猊岭上有一恶兽，其名就叫狻猊，常带许多怪兽，来至东山骚扰。鹑鹑岭上有个恶鸟，其名就叫鹑鹑，常带许多怪鸟，来至西山骚扰。”

唐敖道：“东山有麒麟为兽长，西山有凤凰为禽长，难道狻猊也不畏麟，鹑鹑也不怕凤么？”多九公道：“当日老夫也甚疑惑，后来因见古书，才知鹑鹑乃西方神鸟，狻猊亦可算得毛群之长，无怪要来抗横了。大约略为骚扰，麟凤也不同他计较，若干犯过甚，也就不免争斗。数年前老夫从此路过，曾见凤凰与鹑鹑争斗，都是各发他手下之鸟，或一个两个，彼此剥啄撕打，倒也爽目。后来又遇麒麟同狻猊争斗，也是各发手下之兽，那撕打迸跳形状，真可山摇地动，看之令人心惊。毕竟邪不胜正，闹来闹去，往往鹑鹑、狻猊大败而归。”

正在谈论，半空中倒像人喊马嘶，闹闹吵吵，连忙出舱仰观。只见无数大鸟，密密层层飞向山中去了。唐敖道：“看这光景，莫非鹑鹑又来骚扰？我们何不前去望望？”多九公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于是通知林之洋，把船拢在山脚下，三人带了器械，弃舟登岸，上了山坡。唐敖道：“今日之游，别的景致还在其次，第一凤凰不可不看。他既做了一山之主，自然另是一种气概。”多九公道：“唐兄要看凤凰，我们越过前面峰头，只检梧桐多处游去，倘缘分凑巧，不过略走几步，就可遇见。”三人穿过峻岭，寻找桐林，不知不觉走了数里。林之洋道：“俺们今日见的都是小鸟，并无一只大鸟，不知何故？难道果真都去伺候凤凰么？”唐敖道：“今日所见各鸟，毛色或紫或碧，五彩灿烂，兼之各种娇啼，不啻笙簧，已足悦耳娱目。如此美景，也算难得了。”

忽听一阵鸟鸣之声，宛转嘹亮，甚觉爽耳。三人一闻此音，陡然神清

气爽。唐敖道：“《诗》言‘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天’。今听此声，真可上彻霄汉。”三人顺着声音望去，只当必是鹤鹭之类，看了半晌，并无踪影，只觉其音渐渐相近，较之鹤鸣又更洪亮。多九公道：“这又奇了！安有如此大声，不见形象之理？”唐敖道：“九公，你看那边有颗大树，树旁围着许多飞蝇，上下盘旋。这个声音好像树中发出的。”说话间离树不远，其声更觉震耳。三人朝着树上望了一望，何尝有个禽鸟。林之洋忽然把头抱住，乱跳起来，口内只说：“震死俺了！”二人都吃一吓，问其所以，林之洋道：“俺正看大树，只觉有个苍蝇飞在耳边，俺用手将他按住，谁知他在耳边大喊一声，就如雷鸣一般，把俺震的头晕眼花，趁势将他捉在手内。”话未说完，那蝇大喊大叫，鸣的更觉震耳。林之洋把手乱摇道：“俺将你摇的发昏，看你可叫！”那蝇被摇，旋即住声。

唐、多二人随向那群飞蝇侧耳细听，那个大声果然竟是“不啻若自其口出”。多九公笑道：“若非此鸟飞入林兄耳内，我们何能想到如此大声，却出这群小鸟之口？老夫目力不佳，不能辨其颜色。林兄把那小鸟取出，看看可是红嘴绿毛？如果状如鹦鹉，就知其名了。”林之洋道：“这个小鸟从未见过，俺要带回船去，给众人见识见识。倘或取出飞了，岂不可惜？”于是卷了一个纸桶，把纸桶对着手缝，轻轻将小鸟放了进去。唐敖起初见这小鸟，以为无非苍蝇、蜜蜂之类，今听多九公之话，轻轻过去一看，果然都是红嘴绿毛，状如鹦鹉，忙走回道：“他的形状小弟才去细看，果真不错。请教何名？”多九公道：“此鸟名叫细鸟。元封五年，勒毕国曾用玉笼以数百进贡，形如大蝇，状似鹦鹉，声闻数里。国人常以此鸟候日，又名候日虫。那知如此小鸟。其声竟如洪钟，倒也罕见！”

林之洋道：“妹夫要看凤凰，走来走去，遍山并无一只。如今细鸟飞散，静悄悄连声也不闻。这里只有树木，没甚好玩，俺们另向别处去罢。”多九公道：“此刻忽然鸦雀无闻，却也奇怪。”只见有个牧童身穿白衣，手拿器械，从路旁走来。唐敖上前拱手道：“请问小哥，此处是何地名？”牧童道：“此地叫做碧梧岭，岭旁就是丹桂岩，乃白民国所属。过了此岭，野兽最多，往往出来伤人。三位客人须要仔细。”说罢去了。多九公道：“此处既名碧梧岭，大约梧桐必多，或者凤凰在这岭上，也未可知。我们且把对面山峰越过，看是如何。”

不多时越过高峰，只见西边山头无数梧桐，桐林内立着一只凤凰，毛分五彩，赤若丹霞，身高六尺，尾长丈余，蛇颈鸡喙，一身花文。两旁密密层层，列着无数奇禽，或身高一丈，或身高八尺，青黄赤白黑，各种颜色，不能枚举。对面东边山头桂树林中，也有一个大鸟，浑身碧绿，长颈鼠足，身高六尺，其形如雁。两旁围着许多怪鸟，也有三首六足的，也有四翼双尾的，奇形怪状，不一而足。多九公道：“东边这只绿鸟就是鹇鹇。大约今日又来骚扰，所以凤凰带着众鸟，把去路拦住。看来又要争斗了！”

忽听鹇鹇连鸣两声，身旁飞出一鸟，其形如凤，尾长丈余，毛分五彩，撞至丹桂岩，抖擻翎毛，舒翅展尾，上下飞舞，如同一片锦绣。恰好旁边有块云母石，就如一面大镜，照的那个影儿五彩相映，分外鲜明。林之洋道：“这鸟倒像凤凰，就只身材短小，莫非母凤凰么？”多九公道：“此鸟名山鸡，最爱其毛，每每照水顾影，眼花坠水而死。古人因他有凤之色，无凤之德，呼作哑凤。大约鹇鹇以为此鸟具如许彩色，可以压倒凤凰手下众鸟，因此命他出来，当场卖弄。”忽见西林飞出一只孔雀，走至碧梧岭，展开七尺长尾，舒张两翅，朝着丹桂岩盼睐起舞，不独金翠紫目，兼且那个长尾排着许多圆纹，陡然或红或黄，变出无穷颜色，宛如锦屏一般。山鸡起初也还勉强飞舞，后来因见孔雀这条长尾变出五颜六色，华彩夺目，金碧辉煌，未免自惭形秽，鸣了两声，朝着云母石一头撞去，竟自身亡。唐傲道：“这只山鸡因毛色比不上孔雀，所以羞忿轻生。以禽鸟之微，尚有如此血性，何以世人明知已不如人，反靛颜无愧？殊不可解！”林之洋道：“世人都像山鸡这般烈性，那里死得许多？据俺看来，只好把脸一老，也就混过去了。”

孔雀得胜，退回本林。东林忽又飞出一鸟，一身苍毛，尖嘴黄足，跳至山坡，口中唧唧咋咋，鸣出各种声音。此鸟鸣未数声，西林也飞出一只五彩鸟，尖嘴短尾，走至山冈，展翅摇翎，鸣的娇娇滴滴，悠扬宛转，甚觉可耳。唐敖道：“小弟闻得鸣鸟毛分五彩，有百乐歌舞之风，大约就是此类了。那苍鸟不知何名？”多九公道：“此即反舌，一名百舌。《月令》‘仲夏反舌无声’，就是此鸟。”林之洋道：“如今正是仲夏，这个反舌与众不同，他不按《月令》，只管乱叫了。”忽听东林无数鸟鸣，从中撞出一只怪鸟，其形如鹅，身高二丈，翼广丈余，九条长尾，十颈环簇，只得九头。撞至山冈，鼓翼作势，霎时九头齐鸣。多九公道：“原来九头鸟出来了！”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